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鑑卷五十三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邱南林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三目録

宋

曾鞏

曾鞏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漢文帝論

重修御史臺記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三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曾鞏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

句甚寬收束甚
題之前後意無

到

鹿門茅坤曰不如宜黃記所見之深而其行文亦屬作者之旨

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是也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

臣熙曰選理鑄
辭雍容典則非

之臣猶低徊没世不敢遂其簒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悟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説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

論爲學之要所見衍合程朱有道者之言也

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

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事於人所難至者旣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耳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絶當慶歷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葢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事國子博士鄭君相舊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

息之廬至於庖湢庫廄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嘗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宫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禄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宜黄縣學記

直從學立言所以深遠筠州一記之靁同而昌明博碩無非經籍之腴潤諸學記中罕見其匹

鹿門茅坤曰子固記學所論學之制與其所以成就人才處非深於經術者不能韓歐三蘇所不及處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體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

臣廷敬曰使人入學其性一語卓然名言理極醇正故辯益詳核

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

使其洽於内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皷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

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獘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黄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祥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

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代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覩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響

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黄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宫室教肆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

斟酌古法敘次詳
悉可裨救菑之術

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隣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與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

東發黄震曰趙公救菑記救荒之委折備焉

鹿門茅坤曰趙公之救災絲理髪櫛無一遺漏而曾公之記其事亦絲理髪櫛而無一不入於機杼及其督摠救菑者孰請此文則於地方之流亡如掌股間矣

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具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録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

閣修王志堅曰按趙公者清獻公抃也公本傳自知成都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飢疫死者大半抃盡救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卧子陳子龍曰救荒與急於平糴價其患更在給粟之工

足用也取吏之不任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

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早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石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者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吴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嘗未有鉅於此者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

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余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

激昂頓挫善於作勢之文未拈一仁字收煞處亦甚有力

西山真德秀曰先叙事後議論而神光精焰全於轉摺處透出逼是西京

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撫州顔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顔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禄山必反為之備禄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

東發黃震曰魯公祠堂記發明魯公功實無餘蘊

荊川唐順之曰此文三段第一段叙事第二段議論第三段叙立祠之事叙事議論處皆以捍賊忤奸分作兩項而混成一片絕無痕跡此是可法處又曰歐

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還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初懃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唱也當公之開土

公王彥章記亦以忠節善戰分作兩項而不見痕跡又曰王彥章之忠則略之而獨言其善出奇頗書公之捍賊則略之而獨言其忤姦而不悔此是文之微顯闡幽處

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部得兵二十餘萬祿山反河北盡陷獨平原守備具足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暐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時從父凡杲卿為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奥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

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説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維歴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

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囘隱以市於
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
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
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
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
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
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
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

出處士人之大節也必一衷於聖人之道則干祿不為汙而潔身不為忽矣議論平實規模亦老

為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徐孺子祠堂記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别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

荆川唐順之曰此篇三段第一段敘黨錮諸賢及孺子事第二段凡論二事第三段敘作亭

鹿門茅坤曰推漢之以亡為存歸功於孺子畢論有本末

臣乾學曰以黨錮諸賢與孺子凡論卻説到其操雖殊其志於

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没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强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

仁則一本諸孟子歸潔其身之義而曲暢其辭

異於懷禄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
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
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
孔子稱顔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
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
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
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

北經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余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象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勝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

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之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筆筆沉着辨駁甚精三復其言可以興起千載

書魏鄭公傳

開修王志堅曰韓魏公嘗為諫

予觀太宗嘗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

官所存諫藁三卷自序云欲斂而存之以致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司馬溫公出知邉州嘗三上書言事皆不納時范景仁為諫官公以素付之貽書謂古之人有奏疏而焚藁者盖謂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若奏而不適又自焚

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貞觀十三年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陳十漸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乃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後徵死孅人言徵嘗錄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

其稿則與不言何異按二公論不同如魏公言則溫公為彰君之過如溫公言則魏公為掠君之美蓋二公皆因古人有焚諫草者又不忍自焚其草故委曲分疏不自覺反墮一偏不如曾公此論為明白正大而無弊也

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

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

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邪正辨

直作兩扇文字而紆徐曲折有無限波瀾子固集中之別格

正者一邪者十烏知正者之爲正邪者之爲邪歟曰考其實焉耳言者曰其正人也必攷焉其言與行果正也猶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正也斯正人也曰其邪人也必攷焉其言與行果邪也亦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邪也斯邪人也必本其情者爲之迹未可以必信也迹之未可以信者有無之有似之有搆之者也以正人焉俟之勿疑之也有間之必辨焉不陰受之也以邪人焉處之勿邇之也有助之必辨焉

不陰受之也審邪正之術循是也不失矣抑未盡於是也孰謂未盡任與責之之謂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以天下之事攷之見未治焉安得不任之以救其未治也邪者曰已治矣則思曰我之天下未治也正者曰用是策可以治以先王之道人之情攷之見可以治焉安得不用其策邪邪者曰彼策也不可用則思曰我攷之可用也必也待其終而質其效不戾於其始也有賞戾則有咎未至於其終而質其效賞與咎無所委焉不尚然

臣英曰其言迂迴澹折此去尋常畦徑有類於公羊穀梁檀弓韓非子之文

而易也任與責之之術如是也故正者得盡其道邪者不得其間於冥冥之間於計也素定於信用也不輕以蔽於號令也一於賞罰也明於治也幾矣攷其實爾此之謂也不知正者之為正邪者之為邪豈異焉不此之尚而已言者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因亦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於其言與行則未之攷也苟攷焉則亦其迹而已矣或無之或似與搆之者也於其情則未之攷也以正人佞之或疑焉有間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以

邪人處之或過焉有助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邪者曰已治也邪者勝正者十常八九以天下之事攷之耶則未嘗也任正者之策邪者曰可置則必置之以先王之道人之情攷之待其終而質其效正者賞與咎耶則未嘗也其於是非用舍賞罰焉而已也夫然故正者不得盡其道邪者得間之於冥冥之間於計無必定也於信用輕以撒也於號令也二於賞罰也不明於治也疏矣正與邪兩尊焉一日而有敗烏有

職其責者歟或曰大賢大佞之不可以攷其實也曰子之言不可以攷其實者不以大賢之為賢大佞之為佞或無其迹歟吾固言之也無其迹則孰由而知之歟必也本其情之謂也本其情是亦攷其實矣豈不可歟知不循其迹又不本其情而欲知其賢與佞顧非不可歟然則子之言者惡其迹之難知也吾云爾者以其情而知之也其意易者鮮矣

說用

詮理之文而措辭佁覺精奥特類于而

物有根而殖柯葉而茂芽若穗而實翼而天飛足而陸走喙而鳴息而食噬者其形類多矣非有主於虛空以蕃而息之者歟吾觀其用亦密矣彼使之水而濡火而焚雷而動風霆而鳴霜雪而悴雨露而滋碩則世得而知之矣若其裁之為形散之為聲克之為氣始終之為死生則非水也火也雷也風霆也霜雪也雨露也所能使為之也世固不可測其所以為也然而萬物相得以生是則其用非密耶今夫羣而居縫而衣燧而食築池

臣杜訥曰天地以陰陽生萬物聖人以仁義治萬民根寓理道

石構竹木而廬者其嗜慾衆矣非有制而一之者則其爭滋不息吾觀其用也密矣彼立之君臣父子夫婦凡弟之序爲之衣食飲用之物節之以儀通之以聲習之以言束縛之以刑則世皆得而知之矣若其擾之使相親和之使相悅厚之使相讓以不爭結之使樂出其死而不顧其私遷之使去於利而就於誼則非序也物也儀也聲也氣也言也形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測其所以爲也然而萬民相得以治是則其用亦非密耶吾

闡發妙微文復堅質峭拔饒有古趣

有以而知之矣生而死萬物者陰之與陽也運於内而莫顯於外不可得而窮其妙也世以水火雷風雪霜雨露而求之者妄也親而善萬人者仁與義也與於上而陰被於下馴於其心而不可彊通於其耳目不可得而識其微也世之侈於儀繁於聲音執於器據於文字以力驅而法縳者之求之也愈妄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善播萬物善教萬民者為之也

讀賈誼傳

借意賈生自攄所學雄渾可以吞吐一切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於奇辭奥旨光輝淵澄洞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不能顧考是與非若别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徹漈涯雖千萬年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覺其辭源源來而不雜剔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質其華其高足以淩青雲抗太虛而不入於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木之理形

狀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污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扞有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讀之有憂愁不忍之態然其氣要以為無傷也於是又自喜其無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視天子所以措置指畫號令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鏤之以金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蓋未必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為皆無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為文經畫天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為賦以弔

臣廷敬曰長沙製述類皆思深旨遠此文盤紆鬱曲自喻其情

屈原足以見其憫時憂國而有觸於其氣後之人責其不一遇而為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辭要之不悖於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無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於朝譬之投規於矩雖彊之不合故斥出不得與聞朝廷之事以奮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時猶可託文以攄其蘊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罪耶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章而知窮人

有尚友前古之意

切偲之雅忠蓋之規

之辭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呼使賈生卒其所施爲其功業宜有可述者又豈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已之知者其誰歟雖不吾知誰患耶

上田正言書

伏聞詔書以執事直諫院不勝喜賀夫以執事蓄才美知古今力學善論得失法度朝廷固以公卿待執事不止爲諫官也然輩區區致喜賀者亦有云也方今內外

居位之士以千數貴者賤者舉措趨嚮一本於尚且天下没没日就衰缺慮終不可更興起四方每見用一偉人則皆曰是人也君子特達用之其能使古道庶幾可復見乎羣臣顒顒思見其為國家興太平也天子既以此望之而又為公卿大夫侍從司計謀持紀綱之臣是宜朝拜職而夕建言使四方聞之皆曰天子明於知人而衆君子不負天子之知天下之望矣其久而默默而自欺也豈國家用賢者意適然哉四方有司論而疑且

歎息者矣始者執事爲天下主軍畫在外朝之士大夫每禁林臺閣有虛位則人人皆意執事宜爲之至今而乃爲諫官非大位然議論一皆司之則非大位乃大任也諫官剛果有氣節不浮沉則得失利病上無不聞下無不達也諫官與時俯仰則天下之事上欲聞而不悉下欲言而不通矣非直如此又且導其惡聞下之言畏言上之事矣歷觀前世之得失而察當時諫官有言與否則爲諫官賢不肖立定是則凡居其選者固以一人

臣乾學曰避就向背舉細故塞責迂僻誕幻無所可用於世說出而種深弊足使任言責者瞿然自省

之身而繫天下之得失當萬世之是非也其重較然者於內外之利病主雖力行之其事不可則宜爭而捨之主雖力止之其事當然則論而行之不聽則繼言之又不聽至於再三則釋其位而去矣可也固非謂從時重而鄉背者也今世有為諫官者設曰吾某日言某事吾塞責矣及章下而省其言不過趨趄簿書畦壠間淺事一紙之中尚十七八避就時人喜怒不然則迂僻誕幻而不可世用者也又有居其位而不聽又不引去者天

下以為是非固不論而易明也今如執事者始自舉曰賢而能諫諍天子以為然而遂用之今用矣雖欲因循畏避自同於衆人固不可也然世儻有不顧其不可而為之者則執事豈曰是人也是徒以一時文字聲名傾四海而取進耳乃世之以浮道相悅附而蹈利者之所為非有志者所忍肆也昔漢有公孫杜欽鄭谷永皆賢良選用計其一時之名迹不減於今世也其才豈盡不及今人哉當時既得名位而終於無所開陳以至於泯

泯其始於人而以為安矣由今視之則謏之迹固不可掩也後人已見其如此又忍循其邪徑乎竊計須自擇也天下自唐天寶以來上下汲汲以謀相傾材力相長雄兵相制伏百姓靡靡日入於困窮生於困窮欲勿為罪戾不可得也今刑日煩而民愈薄利愈竭而用不足人益困而斂未休可為太息執事既居得言之任將終為身謀而已則羣言雖切何用若欲興太平報國家則願無容容而隨俗也矧執事計當世之得失已詳矣忿

氣淵涵極文章
勝觀而懇懇處
可見用意之深

世俗之垢玩有素矣士君子用舍去就輕重之分又豈不盡知而熟曉也羣是以聞成命而不覺喜且以為賀也想日夕當有言故陳區區少助思慮今世布衣多不談治道羣未嘗一造而輒吐情實誠有所發憤也伏惟不甚怪怒而省察之

上歐蔡書

羣少讀唐書及貞觀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大小無不議論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

荆川唐順之曰敘論紆徐有味 聞修王志堅曰慶歷三年呂夷簡夏竦等並罷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進用增置諫官四員用天下名士歐陽修蔡襄皆在

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疎之故其言無不信聽卒能成貞觀太平刑置不以居成康上未嘗不反復欣慕繼以嗟唶以謂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臯陶禹稷與唐舜上下謀謨載於書者亦未有若此委曲之備具頗意三代唐舜去今時遠其時雖有謀議如貞觀間或尚過之而其史不盡存故於今無所聞見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縣漢以降至於陳隋復縣高宗以降至於五代其史甚完其君臣無如此

選中前書所謂更兩府諫官也自是朋黨論起未幾蔡出知福州歐為河北都轉運使衍等相繼罷去歐又以甥女事左遷南豐此書所謂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云云也

謀議決也故其治皆出貞觀下理勢然爾竊自恨不幸不生於其時親見其事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又恨不得陞降進退於其間與之往復議也自長慶以來則好問當世事所見聞士大夫不少人人惟一以苟且畏慎陰拱默處為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僅若毛髮而肯以身任之不為回避計惜者況所繫安危治亂有未可立覩計謀有未可立效者其誰肯奮然迎為之慮而已當之耶則又謂所欣慕者已矣類千百年間不可復及

昨者天子赫然獨見於萬世之表旣更兩府復引二公為諫官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傳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為上論治亂得失羣臣忠邪小大無所隱不為錙銖計惜以避怨忌毀罵讒構之患竊又奮起以謂從古以來有言責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詳悃至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王珪又能過是耶令事雖不合亦足暴之萬世而使邪者懼懦者有所樹矣況合并否未可必也不知所謂數百千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

不盡之思風水相遭淪漪徐生似其文境

幸遇而見之其心歡喜震動不可比說日夜庶幾雖有邪人庸人如封李者上必斥而遠之惟二公之聽致令日之治居貞觀之上令羣小者得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大者得出於其間吐片言半辭以託名於千萬世是所望於古者不負且令後世聞今之盛疑唐舜三代不及遠甚與今之疑唐太宗時無異雖然亦未嘗不憂一日有於冥冥之中議論之際而行謗者使二公之道未盡用故前以書獻二公先舉是為言已而果然二公相

次出兩府亦更改而怨忌毀罵讒構之患一日俱發翁翁萬狀至於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已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憤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爲噫二公之不幸實疾首蹙頞之民之不幸也雖然君子之於道也既得諸内汲汲焉而務施之於外汲汲焉務施之於外在我者也務施之外而有可有不可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至於其極而後已也在彼者則

臣英曰說出聖賢用世之心如此迫切所以激勵二公者至矣

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力者故孔子之所說而聘者七十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邾之間為孔子者聘六十九國尚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齊二大國不可則猶俯而與邾滕之君謀其去齊也遲遲而後出晝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如用予則豈惟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觀其心若是豈以一不合而止哉誠不若是亦無以為孔孟今二公固一不合者也其心豈不曰天子庶幾名我而用之如孟子之

所云乎肆力焉於其所在我者而任其所在彼者不以必得之難而已莫大斯時矣況今天子仁聖聰明求治之心未嘗怠天下一歸四方諸侯承號令奔走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於上則夕被於四海夕得於上則不越宿而被於四海豈與聘七十國遊梁齊邾滕之區區艱難比邪姑有待而已矣非獨犟之望乃天下之望而二公所宜自任者也豈不謂然乎感憤之不已謹成憶昨詩一篇雜說三篇粗道其意後二篇並他事因亦寫

寄此皆人所厭聞不宜為二公道然欲啓告覺悟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次亦使邪者庸者見之知世有斷然自守者不從已於邪則又庶幾發於天子視聽有所開益使二公之道行則天下之嗷嗷者舉被其賜是亦為天下計不獨於二公發也則二公之道何如哉嘗竊思更貢舉法責之累日於學使學者不待乎按天下之籍而盛須土著以待舉行悖者不能籍以進此歷代之思慮所未及善乎莫與為善也故詩中善學尤具

伏惟賜省察焉

按肇文章本原六經斟酌於史遷韓愈其論學則自持心養性至於服器動作之間無勿悉論治則自道德風俗之大極於錢穀兵刑無勿備允矣理當致無二也孟學不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厥功偉矣故朱熹稱其詞嚴理正又謂其擬制內有數篇雜之三代誥命無媿而作大學中庸或問諸文字亦皆用南豐體

頗質實而嫺於理

曾肇 字子開鞏弟舉進士官至龍圖閣學士吏十一州多善政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臣聞玉雖美追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器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礱漸染所

臣乾學曰引質
經史典雅簡切

聞正言所見正行然後德性內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則無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常任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為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下至兩漢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唾壺孔安國漢武帝時為諫議

大夫孔臧與子琳書云侍中安國舉臣近見崇禮不供褻器猶復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嚴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也雖用人有愧於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武德四年以天下寖平乃開館延文學之士置府屬杜如晦房喬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通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或論古今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

咨詢忘倦或至夜分若夫軍國機微事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悉不相干其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貞觀惜其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迪其君故其成就止此矣夫以貞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朝夕親近然後成功又況有志於大者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慈惠有君人之德沉靜淵黙有天下之度方且躬親聽斷勵精為治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參諷議以備顧

問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至道不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温顔庶使人得盡情理無不燭於以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染磨礲日累月積循習既久化與心成自然於道不勉而中於事不思而得非僻之習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事則言而為天下則動而為天下法其於盛德豈曰小補之哉且夫深處法宫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相去如此惟陛下留

論斷典確不可移易而結處尤有斟酌

意毋忽

漢文帝論

予甞謂治天下本於躬化而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其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公行莫之禁止其說以背本趨末者為天下大殘淫侈之俗為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敝矣豈所謂躬化者果無益於治哉蓋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

臣廷敬曰其義本於官禮經制規畫則農政食貨諸書之類也

於理財理財之法其定民之大方有四而任民之職有九士農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澤鳥獸財賄絲枲聚斂轉移以辨其職又為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無遷徙之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衆矣至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罻羅網罟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覆巢麛卵殺胎伐夭皆為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之國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

其位之貴賤稱其入之厚薄而爲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賔客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爲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力分之内無覬覦於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内充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興之以德義故民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情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殘賊之所以熄葢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爲一切之制由天子

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賈人不得曳絲乘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勢而末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牆屋之飾僕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儆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衣弋綈而斥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身率四海之衆豈非難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

詳瞻中有嚴重之氣動人聽覩

瓊山丘濬曰按曾鞏之言可見御史責任之重且難如此為御

非虛言也雖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賢主哉

重修御史臺記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臣肇為之記臣肇伏自惟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為職此大手筆雖非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維御史見於周掌贊書受法令而已戰國以致執法亦記事之職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督部刺史受公卿奏

史者必如肇所言然後為能舉其職不然則於是職有愧矣由是觀之則凡其在任之日所以形於言論見之章疏者乃其職分之所當為非好為是以求名也

事舉劾按章其屬侍御史出討姦猾治大獄于是專繩糾之任厥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為三臺大夫更為三公而中丞為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為三獨坐隋唐復置大夫天下有冤而無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為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為三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橫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真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御史

臣英曰臚叙御史職任之重禮遇之隆正以見勝任之不易非苟為誇耀而已也文亦體格雄峻雅與題配

相率廷辯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尤重非但謹朝會聽獄訟而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寛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姦邪望而知畏初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為兼官不治臺事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為三院未至者則為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内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

官分守旣定逈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自開寶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當德驤分判三院事請於上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十楹訖於元豐垂七十年寖以圮壞神宗皇帝伻圖程工以授有司舊闢大夫聽事蹕鄰都制度闢門北鄉取陰殺之義又形勢庳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聽事闢門東鄉增庳爲崇培下爲高其規橅宏遠矣繼志述事屬於後人今上即位之初務先慈儉土木之勤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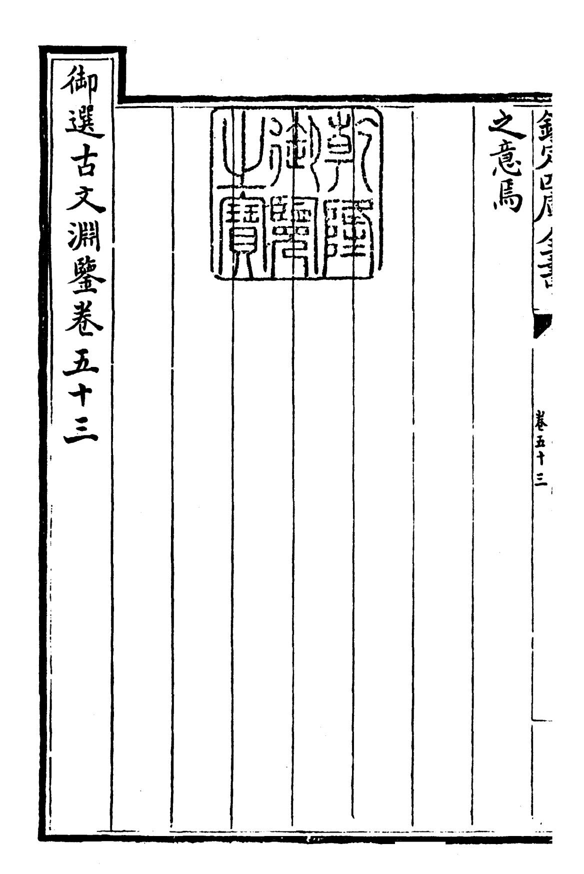
詔勿事惟臺之建實遵先訓猶以大夫虛員姑省營築
關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聖心以元祐二年
六月己亥始事三年八月庚辰卒功用人力十萬五千
為屋三百五十一楹視舊小貶而亢爽過之門闥耽耽
堂室渠渠長貳佐屬視事燕休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
舍囷圄深靚嚴固案牘簿書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
表正憲度揆諸典章於是為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
魯國作門記諸春秋後世傳誦為載籍首恭惟神宗皇

帝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亡私賞罰不僭而綱紀是張宮室弗營池籞苟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精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己開闢言路聰無不聞明無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字刻之金石以度越鄒魯垂休亡窮顧臣之愚言語淺陋何足以發揚聖德稱明詔之萬一哉雖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己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

臣士奇曰責人非難責己為難識是義方可為真諫官

大臣非其人百官庶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己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尚異於是得毋餒於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夫列聖褒大崇顯

之意焉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四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録監生臣邱南林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四目録

宋

韓維

求直言詔

國子博士种諤可左藏庫副使殿中丞种診可

洛苑副使

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都大發運使右諫議大

蘇頌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呂公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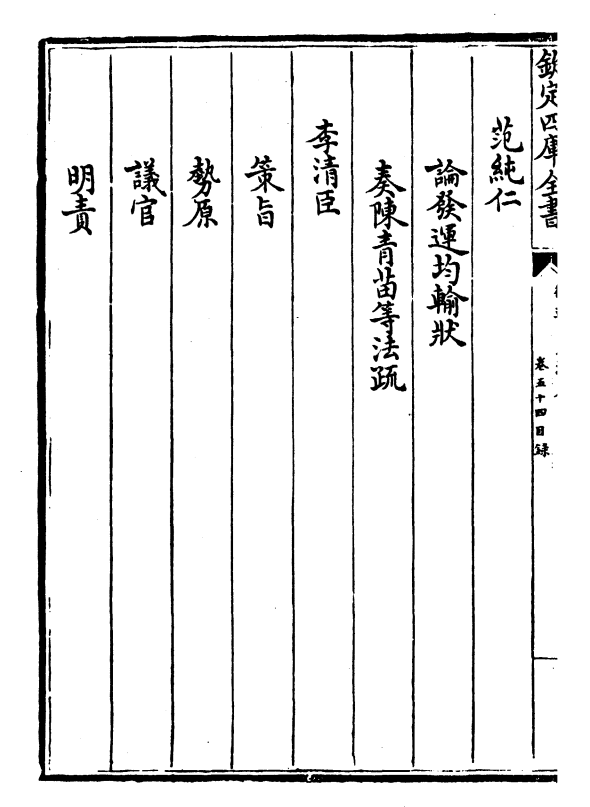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任官給俸錢

呂大防

論祖宗之法

呂大鈞

選小臣宿衛議



固本

秦論

隋論

御選古文淵鑑卷五十四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韓維 字持國忠獻公億之子元祐中官拜門下侍郎

求直言詔

熙寧七年維為學士承旨入對神宗以久旱為憂維對以陛下憂憫旱災非減膳避殿故事足以應天變宜痛自責己廣求直言退復上疏上感悟即命維草詔詔

桑林之禱此其餘風

出入情大悦

是日雨

朕涉道日淺晻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為虐四海之内被災者廣閭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于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于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直

簡淨明當

言朝廷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

國子博士种誘可左藏庫副使殿中丞种諮可洛苑副使

勅其等爾父世衡世衡僉書同州鄜州判官事築青澗城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蕃部感服智畧威信有古良將之風朕遣使行邊詢求其後而誘洎諮世衡長子名古誘次之諮又次之皆有將材關中號為三种幼子名誼咸以才武克嗣其世予惟汝嘉並進于諸使之貳分護兵屯若夫服

字字修潔

喪之制則金革之事所不得避也善繼乃父之志勉卒功業高爵厚賞朕不愛焉

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都大發運使右諫議大夫馬仲甫可依前右諫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高陽關路都總管兼安撫使兼知瀛州軍州事管内勸農使

勑天章處禁垣之秘蓋本朝隆儒之職高陽負邊閫之阻實前世用武之地疇若二任我圖兼才具官某學問

疏達幹力道舉閭咨試可之效荐付使煩之委而馳傳所至列城之治為修汎舟而上中都之用以給漢髙帝時漕運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朕惟訪對之任重綏御之才難輟于南服寄以北道噫簡而嚴可以振驕惰寛且恵可以安疲羸毋狃于常以易而守

西京左藏庫副使帶御器械李元方可莊宅副使

宋初選三班以上武幹親信者佩櫜鞬御劍武以内臣為之名御帶咸平元年改名帶御器械景祐二年詔無過六人

語自蒼勁

敎陳明練指趣瞭然

勑其夫屬櫜鞬奉弓矢以待命于側者皆吾親信才武之臣勞而不圖何以示勸爾給事省闥素稱忠謹銜命邊服亦克彊濟有司第課宜在褒陟進位七等于秩為重往佩予渥益篤乃勤

乞詢問講讀臣寮狀

臣幸得以史官侍左右記言動竊見每開邇英閣召近臣講讀經史陛下未嘗一發德音有所詢問遂使執經者不得極其說秉筆者無所載其美已事而退莫不俛

默有不自得之意臣竊惑之臣聞傅說有言王人求多
聞惟以建事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商書說命下篇蓋
治天下者必先于建事欲建事者莫重于師古欲師古
者莫急于求多聞然則今之所謂講筵者陛下之所以
求多聞也堯舜聖帝必先稽古三代令王皆有師傅之
官坐論道義爾後德薄不能如古然至于欲治之主亦
莫不以此為急漢高祖初得天下感陸賈之言知不可
以馬上治之每奏新語篇篇稱善光武數引公卿郎將

臣熙曰忠悃之意以委婉之筆行之深得告君之體

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唐太宗命學士杜如晦等十八人更直閤下降以温顔與之討論經義此數君者豈樂勤苦而徇虛名哉誠以治天下之要莫不出此故功業隆于當時聲名流于後世非其幸也其道以致之也朝廷自宰相以及羣司率以職事進退所言皆目前常務而又迫景晷不得詳盡其理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于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于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燕閒則可以畱漏刻之永對侍臣則可

以極咨訪之博論經史則可窮仁義之道禍敗之原起而行之則上可以為堯舜三代之君下猶不失為漢高光武唐太宗也然非從容降接則無以盡臣下之情非往復研究則無以見聖人之奥非力而行之則不足以追前古之治陛下于此三者似未盡之此臣所以不得不惑也至于羣臣亦皆惑之議者以為陛下向在亮陰惟于咨决政事有不得已而言耳其餘可得而畧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語曰時然後言陛下之

刑罰非聖人之得已者科條繁密則有深文周内之弊此文剴篤詳明能述欽恤之意

言此其時也臣雖不敏請秉筆以俟

劉摯（字莘老永静東光人嘉祐中擢甲科歷官至尚書右僕射峭直有氣節勇於去惡卒遺諡貶斥不起）

請修勅令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唯聖人為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

臣乾學曰律令自約之繁歷代名臣每議減省辯晳懇惻獨見得先王明罰勑法本意

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也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慎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勑令凡舊載於勑者多移之於令蓋違勑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

而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牴牾本末不應非所謂講若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時之宜究

帝王之道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中正之言非補救之論也

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將慶歷嘉祐以來舊勅與新勅參照去取畧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仁宗朝進士歷官至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太子太保器局宏遠以禮法自持明經史諸子百家以至圖緯律呂星官山經之書無所不通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臣聞在昔帝王之發號出令也必因時而施宜視俗而興化時朴野則濟之以文俗雕僞則示之以質隨變所

適使民宜之故能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質文損益百世可知也國家剗五季之獘續有唐之緒累聖創制或革或因其道粲然於是大備仁宗皇帝以承平日久事多因循曠然有改作之志故開廣言路整緝治綱至于先皇帝遂大有為臺閣之務無所不舉然而事目寖廣法令益繁陛下臨御之初深知其故推原先志稍加裁損數年之間講明備至而法令之繁尚未盡革何以言之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欲憲章百王歸於簡要而奉行

之際羣臣不能究宣上旨各務便文事有未詳更復立法積久不已遂致滋章故今日之獘良由關防傷於太密而畫一傷於太煩蓋省臺寺監萬務所萃置長立貳丞之以僚屬所以裁處事務助成至治也苟不任職每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盡天下之務雖使臯陶制法蕭何造律勢不能遍況百司所職條目不同而一司之間又有細務或通於此而礙於彼故有求之人不能卒曉遂至紛爭或經臺省投牒披訴文移往

復虛煩取會其可行者百無一二徒長奔競無益風教夫闗防宻則有司執文重疊問難小或違戾遂格而不行使有求者抑塞而不舒妄訴者牽制而不斷近者陛下特軫宸衷將革其弊故丁酉詔書分命近臣抽索文案看詳㸃檢内有拘文害事不近人情者許并元條删改嘉祐二年韓琦言天下見行編勅自慶歷四年以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千三百餘件前後多牴牾請加删定乃詔宰臣參知政事曽公亮同提㸃詳定編勅詔意如此可謂察見事情大慰羣望然而行移彌月取索甚多比至定達上省竟以

臣廷敬曰法令簡易規模弘遠即居敬行簡之道也文吏樸茂

有礙他條不能盡如詔書之意誠由關防太密之所致耳拘礙如此亦可以謂之獘矣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以忠厚則三代循環之政亦不過此臣愚欲望聖慈特詔近臣遍行取索應省曹寺監用見條制格式仍名集諸司官吏使之反復詰問看詳定達可刪者刪之可改者改之擇其要切者著為新令務從簡易便於施用其餘令式所不能載者小事則從省曹長官專決大事則稟於朝廷簿書期會悉付衆僚催督結絕若官司指

緣情立說逥優恤
耆老之誼

置失當及徇私廢公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案如得實
狀其當職官吏次第書罰有涉欺妄亦行懲責如此則
臺閣規模有宏遠之致朝廷法度循簡易之規矣

呂公著字晦叔登進士第官至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封申國公初與司馬光同輔政光薨獨當國以賢相稱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任官給俸錢

臣竊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年至
而去實禮之常制蓋當其壯也既竭勤盡瘁以任其事

聞修王志堅曰野客叢書曰石林謂東漢鄭均致仕章帝賜尚書祿終身時號白衣尚書則知漢致仕無祿也又觀唐令諸職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

故及其老也則使之優逸以終其身此君上之至恩而臣下之極榮也然自本朝以來凡致仕者雖例改官資或推恩子弟年及而願退者常少議者以疲癃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足以任職則或至於蠹政而害民故著令應年及而不退者自知州以下皆降為監當（監當官掌茶鹽酒稅場務征輸及冶鑄之事諸州軍隨事置官建炎四年詔每州每以五員為額）然比年以來致仕者亦不加多夫昔為守倅而今釐務雖至愚之人豈不以為辱然所以被辱而不去者亦由朝廷立法

各給半祿又致仕官建中五年勑所請半祿料從勑出日於本貫及寄居州府支給按此一段可補申公之缺其後王荆公用事罷一時異議者諂宮觀官無限員終宋之世因而不改蓋彷申公意云

有以致之何則古之為士者終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即日奪其廩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之費故自非貪吏非素有經産則其祿已常苦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免於凍餒是以雖廉潔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惟其本則曰此皆無恥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所以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文武官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

臣英曰優致仕之臣亦所以溥國恩勵臣節風知止也文亦委折能盡其意

官例與給四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粟之問如此則自非無恥之甚者莫不爭自引去矣朝廷優之如此而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亦不為甚過也或曰今國用方患不足則吏禄豈宜有增臣竊以為今日所設正為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而不退則其禄故未甞絶如此自人多引去則今之去而受禄者乃向之不去而居官者也臣所論者其實國無所費而足以全遇下之恩臣無重辱而足以去瘝官之獘伏惟陛下方以至仁厚德

宋之家法遠軼漢唐於此可見其槪

風化天下則於優養耆老固所先務伏乞酌詳施行

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舉進士歷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朴厚憨直進退百官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人亦不敢干以私

論祖宗之法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哲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

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

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長樂宮太后所居謂之北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天子姊妹稱長公主天子之姑稱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荆國大長公主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遵勗父繼昌以舅禮居夫喪哀麻不去身後嘗病目仁宗謂從臣曰大主儻可移於朕所不避也皇祐二年薨追封齊國大長公主謚獻穆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唐故事天子日御宣政前殿見羣臣謂之正衙衙有仗朔望薦食諸陵寢御紫宸便殿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

臣士奇曰宋祖詒謀非前代可及宣公推論數則實可爲當時法程

之入閤唐制坐朝有二宮嬪引至殿上故杜詩有云戶外昭容紫袖垂鄭谷入閤詩亦言導引出宮鈿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豫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豫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

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寛仁之法也至於虚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

呂大鈞字和叔大防之弟中乙科為宣義郎鄜延轉運司從事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説而踐履之

選小臣宿衛議

交互發惷滔滔如
泉源之湧溢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不可須臾離者也其用之迹雖主於給宿衛備頤指以共綴衣虎賁執射執馭之職其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贊疑丞保傅之事主於給宿衛備使令則非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則非開爽敏茂者不足以克其位此言猶未之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醫小藝者也黄帝師奚伯而教雷公費國小邦

臣杜訥曰文情斐亹如風行水上有一波未平一波復起之勢

也惠公友顔般而役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成就其材以補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不乏材而人主求之且不勞也以漢唐之苟簡其名臣猶多出於宿衛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宮省日侍帷幄既已接聞廟堂之議以廣其知識間復親被德音誨其所未至則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薰炙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如此又可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

相長也又曰教然後知困（皆禮記學記語）彼既知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於上上之人既樂其自勉亦不盡以教之或因其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難進有以勉吾業傳曰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益吾之志業又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知至學之難易又知其美惡（亦學記語）則不徒廣吾之德性又可以廣吾知人之明也為人君而秉政事之間以教育執事之小臣乃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豈小補哉

論事之文難於中窾此殆得之

范純仁字堯夫仲淹子舉進士元祐中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論發運均輸狀

臣伏覩近降勅命委江淮發運司行均輸之法時用薛向等為江淮發運使詳見蘇軾蘇轍文中此蓋制置條例之臣不務遠圖欲希近效畧取周禮賒斂之制理市之法而謂可以均平百物抑奪兼并以求陛下之信其實用桑羊商賈之術將籠諸路物貨買賤賣貴漁奪商人毫末之利以開人主侈大之心甚非堯舜三代務本養民之意也臣聞傳稱

東坡蘇氏曰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廢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

先王之化民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恭廉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孝經

語按孝經本云敬讓此以翼祖名敬英宗父濮王名允讓故諱而易之曰恭廉

今使貪鄙之徒多引其類習商賈之態以市道誘民固異先王陳德義示好惡之意而欲民之興廉知禁不可得已且成湯不殖貨利孔子罕言利孟軻亦曰何必曰利聖賢非以財利為不可用也蓋惡其誘導民心以滋貪慾之風耳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小雅角弓

間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廪禄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役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

篇苟國家得末利而敗風俗非治世之道也王者治財惟在務農桑禁游惰開衣食之源節無用之費上率下以儉下化上以勤上下勤儉則自然公私有餘矣今耕桑之人不勸衣食之源不廣朝廷不先節儉百姓率多游惰不務生財之道乃使小人扇好利之風而欲國家財用富足是猶緣木而求魚也不獨傷教無益之如此而又將有害之大者焉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教養之道不可不至撫之以仁則孝愛生導之以利則爭奪

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閉糴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瓊山丘濬曰此桑弘羊之故智然弘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猶有其獘況後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輩使之奉行乎

起則其所施之法所任之人安得不慎哉今執政不明引用小人使專利柄而其人素有貪饕之行屢為欺罔之姦必將以羨餘悅朝廷以賄賂結權倖加以吏民貧弱官吏承風君門九重朝廷萬里有掊尅之患而不得訴有瘡痍之苦而不得伸怨憤一興何所不至陛下雖有子惠黎元之意天下何由而信之哉伏望陛下思聖人之訓黜霸者之術以農桑為衣食之本以殖貨為敗俗之端特降詔旨追改前勑以近者東南郡縣多被水

大抵民自為市則物之良惡錢之多少易以通融準折取舍官與民為市物必以其良價必有定數又有私心詭計百出其間而欲行之有利而無獘難矣哉不若不為之為愈也

災其均輸未得施行則必中外生民咸仰盛德若謂已行之命不可遽止則乞先罷其人但委逐路監司只用常平舊法凡物之賤者貴價以斂之物之貴者賤價以發之無令抑配人民務求羨息亦足以均平物價沮抑兼并又何必過為更張以傷大德哉臣職叨言路時純仁為兵部員外郎並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義切愛君知而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盡惟望聖慈留神納聽不獨微臣幸甚實天下幸甚

奏陳青苗等法疏

大凡朝廷立愛民之法不若示愛民之意法行則拘文徇迹苟且應命意通則隨事便民宣布實惠今陛下愛民正如父母念遠處嬰兒若不教乳媪愛子之心而特為立乳哺燥濕藥餌之節而使行則乳媪將不問兒之大小肥瘦虛實之異及臨時饑渴疾病好惡之情一切執用其法則嬰兒必不自適徒益生其疾苦至有不能言而夭横者多矣此豈父母之本心哉不若選擇乳媪而委之使各盡其愛兒之心饑渴燥濕隨事時宜而字養

力詆新法反有歉成之意似此婉切深摯能不使人動心易聽

穀山于愼行曰青苗之法其意未嘗不善但其流弊必至病民耳蘇軾謂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費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期韓琦

謂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勒則上户必不願下户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乎同保均賠之患司馬光謂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

之則嬰兒皆自便適而康壯矣今朝廷愛天下之民為立徭役補助之法付之監司守令而行彼將不問俗之同異民之好惡利病及施行先後一切守法強民而行則民將失耕田鑿井之樂增加疾苦無告而流亡者多矣此豈朝廷之本意哉盖拘以文法之害也况天下親民之官能知民疾苦利害者十中無一復能以朝廷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合於民心者又加少焉能合於民而不顧身之得失上官之喜怒肯盡已心而行者百無一

事之必至數公之論可謂盡青苗之弊矣

矣如何使朝廷德澤下究而民不受其弊哉臣願朝廷如臣乳媪之喻而選舉監司守令教之以愛民之意則將有實惠及民不煩朝廷立法而天下安矣

語能綜要故各綴數言而大意已包舉

李清臣 字邦直魏人英宗朝進士歴官至中書侍郎

策旨

王者與之議天下之政有大臣在而又收訪賤者之言何也以謂人有遠近貴賤之殊而道則公共治亂大計各或知之使之畢其説庶幾有補於世非特求其有補

臣熙曰極稱言之有益然後敘入所獻之言自覺婉摯可聽述諸篇大意尤明暢

而已夫王者之於臣下既用則觀其事未用則觀其言事足以見其才言足以見其識故取人之術莫若以其言也國家嘗詔內外官有可言者皆得置郵而聞之于上然其所陳之類不過法令金穀之間鮮有以仁義發揚人主之聰明而惠澤天下者朝廷亦嘗賤仁義之說以為汗漫無實而不適於事變夫珠犀象玉生於江海匿於窮山不遠千里皆列於人君之左右豈非以好之者篤求之者勤而後至於前耶珠犀象玉玩好之資

耳言之可貴非徒珠犀象玉也陛下好之篤而求之勤則仁義之言日至賤之而弗為貴則嘉言不至而庸言來矣且陛下繼祖宗大業數十年間寬和閒安無為於中以法堯舜未嘗有深誅痛斷於羣臣而姦邪睥睨傍有所憚而不敢輒肆奚其然哉畏指議者之不已也則言者之為益多矣綠衣小臣（宋儀服志二品以上紫襴五品以上緋襴七品以上綠襴九品以上碧襴）生長聖時樂於父兄師友之教行已之外竊嘗志天下利病僅得其一二大者故因可言之會條其畧

于篇以為貢臣以謂古今之治無法者不能久悲申慎之愚於法而叛仁義申不害慎到故有法原事有形勢善同而功不齊為國者不可以不知故有勢原禮樂教化非刑不立故有議刑二篇國之興亡治亂常起於兵不忘用兵者兵置而不用故有議兵三篇瘖瘂非心腹可憂之疾瘖瘂未止心腹之氣為之弗寧內疾或從是而生外蕃邊方常擾吾治故有議戎二篇官治則事治事治則天下治故有議官三篇義利相形不得其中民必亡

散故有重計備不可不豫兵為國命馬為兵本故有實備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其斯為政故有明責激貪扶懦別白賢不肖故有勸吏根本彊固木不可拔愚其宗子秦以亟亡故有固本化風不行王業終不及於三代故有厚俗未有左右正而事不治者也故有廣助士不素厲亡以應猝故有養材尊君卑臣法一而分定治天下如治一人故有審分政為神物王者司之援古鑒今可以善其後故有操柄窒禍本尊其君於文明故有解

以勢字為主而錯綜參互以暢之文氣酣適讀此使人怡神

敝姦臣之所欲為者使人主素知之故有辨邪臣聞鮑宣之言少文多實漢哀帝時鮑宣為諫大夫上言諫爭其言少文多質史氏稱其忠臣言雖褊迫不文然皆當世之可行者涉其目可以知其大指有策旨

勢原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為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為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

臣廷敬曰把之易竭盈之易溢者廣衍之流也探之則深引之彌廣者震源之不可以尋尺求也文勢滔莽亦復如江如河

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旣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戶之運也車之馳也弩之圓也矢之激也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勢也兵奮寡可以走衆人乘高可以抑下亦勢也豈惟萬物然令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

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紐制其機樞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他理勢為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他理

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縷指而數之矣或善惡或仁義其閒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千萬者無他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新序湯見祝網者置四面湯曰嘻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骨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澤及枯骨況於人乎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武用此收天下之助蓋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夏桀無道臯諫者湯使人哭之桀怒

囚湯於夏臺羑里之獄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乃囚西伯於羑里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武王伐紂載文王之主以行周書武成篇云紂率其旅若林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動則難安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奥戶牖之内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闇隱如震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霰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雖有劉項之桀雄曹馬曹操司馬懿之姦桀必且老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懦為之也席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目視其安也以

臣乾學曰蘇氏策略本戰國策此又原於周秦子書其善言事理而洞中欵窾則同之也

為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為可為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為人終古莫敢蹷路馬之芻以足蹷路馬芻有誅見曲禮觸罔兕之毛也蕺頓闕紐喜美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道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罣易在一朝而患禍遺千日民心之他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翩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墮壞也朽壤生乎中歸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支

臣士奇曰創業持成莫不有勢順乎勢之自然即理也可謂能識治體

拄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為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蠹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物之理百事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畜積之固勢之審則發弗便則居

故勢為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縱肆奔悍於外不可復收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弩之圓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畢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以不慎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綜練世務之言可
令官方整肅

議官

原今之大敝皆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入仕之門雜而衆故仕者日繁故有罷職而歸幾涉三歲不得再調者進未得祿仕退失其田廬故寒廉之人身雖掛仕版名雖榮聖世而無資以繼其生盻盻焉常不得其所上急於父母甘旨滫瀡之養下迫於妻孥之饘粥則節不篤者或乘其閒隙匱困之時起而牟利賈販江湖干託郡邑商算盈縮秤較毫釐以規什一之得故仕路汚辱而廉

臣英曰反覆辨駁所言皆有宋當日之弊亦自詳盡

恥之風大墜朝廷患仕者之日蕃無職以處之且使罷者久不獲其所故難棘其塗以蹈藉來者而有司苛為之文迂為之格張設難漏之密網羅取非意之細罪離合增廣其薦員使其不得應條缺駁遲其歲考使其不得滿課從是而仕者益難故戰薄於得失角逐於勢利前者冒昧以進後來競隘而馳其輕偽佻淺之流更相眲伺迭相攻攘相誅不操矛相覆不設阱而偷風熾險濤作恬讓靖默真能實德之士或羞與之偶寧自却於

羈旅草野而不入於其塗有恥者上欲進之而日益退無恥者上欲退之而日益進徒歲為一禁時下一令揭而示之以義利之路曰爾為篤厚無為薄惡如是將以復仁義革士風臣竊以為無益也故臣謂天下之大敝由仕者着仕者着由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夫入仕之門乃敝之原已而議者不塞其原欲止其流不迹其本欲救其末不能清入仕之門而束縛爬櫛痛治其已仕者入仕之時如數兵徒如積麻竹不知名器之可惜已仕

之言深中窾會亦世精警

之後如障寇盜如阬蝗蝗不知士心之愈離臣愚以爲過矣故願陛下清入仕之門入仕之門簡則職有餘格吏無冗員而禄得以繼污者反其廉困者遂其節爭者息其險讓者策其高仕路平夷而風化易隆矣

明責

今天下之勢如何哉君仁而民不被澤兵多而遠人驕時平而生民困土廣而中國之氣常屈災歲少而財益匱文法備而吏多姦時之多敝也如此而已天下之大

臣乾學曰立意和平正大而具言峭直刻深司馬子長謂賈長沙明習申韓此亦從韓子八姦

萬官之富卒未見奮然而大有為能一刻當世之弊致吾君復之乎前古之治者何乏人之如是邪豈治平之世無所施其才邪將用之非其道有才而不克施邪謂世之乏人則古未嘗有無人之世謂治平之世無施其才則多弊又如前所陳者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生而為賢智之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未聞有時而歇故天下未嘗無賢也議者患治道之不及於古則曰天下無賢不知有賢而不能用也夫用賢而非其道

論朱也

瑰傑豪偉之材皆化為偷懦循縮而亡能為矣則以謂無人焉此可為悼歎者也亦嘗聞古者之用人矣視成不視始責大而不責細過一而功百則忘其缺而圖其效心至而迹未至則優假而待其所施苟付之以事固弗屑其餘也今者之用人較小罪而不觀大節恤浮語而不究實用雖有稷契周召之佐類以一言一事而為之進退迹稍出於庭壇畦壠之外志不獲就業不能訖而去矣惟固已持祿避事隨時之人乃無譴而得安焉

臣杜訥曰意在責成實效不為文法所拘牽中有灼見力攄忠

故庸平者安步而進忠憤者半塗而氣折大臣懾怯小臣逡巡而天下之事靡靡日入於衰敝其所以然者有其人而不能用用其人而不能盡之之失也今夫拔一臣而加之百官之上以為輔相非求其謹潔而無過將任之以天下之責拔一士而加之一郡一邑之上以為守令非求其能自全將任之以一郡一邑之責也拔一夫而加之萬衆之上以為將帥非求其循法而不失小行將任之以安危勝負之責也故古者責宰相必曰廣

讜故光明磊落之氣勃勃紙上

教化和陰陽使百官各任其職責郡守縣令必曰使豪强沮服盜賊不行百姓安業境內大治責將帥必曰士卒樂為用敵國不敢謀下此則凡執事者莫不皆有責焉故上下自任其責而天子無為矣今則不然罷退宰相皆攻其疵瑕而未嘗指天下之不治為宰相之罪糾劾守令者皆以小法而未嘗指郡邑之不治為守令之罪遷謫將帥者以庖厨宴饋之間微文細故之末未嘗以寇盜驕横兵氣弗强為將帥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

責局局自守惟求不入於罪而朝廷大計生民實患卒無有任者是故以天下之大萬官之富而常若無其人尊官厚禄者相繼而英績偉烈寂寂於數十載資格之所羈縛文法之所蹴躒抱才負志不得有為而老死沉没者相望於下可不惜哉夫人臣之姦身安於寵形無可罪而實不任責是為大姦張禹之所以默默而亡漢

漢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乃車駕至禹第避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

是不疑王氏李林甫之所以守格令而亡唐也唐玄宗時詔天下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李林甫建言士皆草莽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御史中丞兼總無一中程者耳今皆重夫寡過者以為賢而嫉夫敢為者以為生事一落陷穽沒齒不復言故猾民悍吏得以輕罪把持其上游士談客得以口舌恐嚇內外之臣而招其資胥吏得以挾簿書執格例而爭於廟堂之前當其任者知姦而或不敢除見賢而或不敢用天下之害不得亟罷天下之務不敢亟為因仍苟且相顧腹議名曰至公

以教導宗室為國之本計識慮何爾深遠

而萬事益病其弊莫甚於今之世者欲救斯弊是亦非難寛小過而責大體而已矣

固本

講學者所以進於先王之道軌制其情欲增長其心術扶神理性祛滯決惑如是而已者也人之不學則不知先王之道茫乎如冥行而無所之雖有知智靈識且化而為邪矣故剛者不學為暴不為斷柔者不學為懦不為仁明者不學則過察而偏聰者不學則過聽而亂學

先王之道知忠信仁義之原與安危禍福之所自名愚可以為智闇可以為明以中人之資而不失為君子學可不務哉魯哀公自稱曰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樂未嘗知喜未嘗知懼而孔子告之以哀樂喜懼之説竇長君出於田閒平勃恐其驕而為不善使與當世賢士長者居故竇長君卒為賢侯竇長君漢景帝母竇皇后兄弟廣國字少君絳侯灌將軍曰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吕氏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今夫百金之家則必

求良師友以業其羣幼子弟矣師友或不擇而使羣子弟日與庸隷浮民為儕黨詡詡囂囂相與扇䁥而為惡學之不率而恣於毬鞠博簺彈弋狗馬之間未見能善其後也雖有百金之產里巷之人咸知其通蕩轉徙可拱而俟矣惟其友之不擇故墜其羣幼於小人之塗以遺家之辱非幼者之罪長者之弗思也故賢父兄莫不求師友使材其子弟而業之百金之家尚知慮此況有天下之富將以藩戚為手足而衛心腹將以宗室為枝

臣英曰漢承六藉之言設典純端雅而無佻達繁縟之類

葉而彊本根其體如是之重是尤宜長計而遠慮者豈不若百金之家之為者哉書載堯德之首必曰親九族九族親則曰平百姓百姓平則曰和萬邦其先後次第如此本支百世（大雅文王篇）文王也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大雅文王有聲篇）武王也周官有師氏保氏大司樂之職其世子皆齒國子弟而共學而受六德六行六藝之教其法蓋詳矣本朝太宗亦嘗擇王寵從等厚賜以寵之使訓諸王以忠孝而章聖用崔昉之嚴以代戚維之不職如此

其重慎也今宗枝之盛昌大而蕃衍尊寵而優安振振於古矣然亦或失於不學此非後世之大慮而王室之所甚闕者歟今諸宫雖有其職而任之或非其人雖有其人而待之或非其禮朝廷未嘗選當世賢者為宫官其用薦而為之者又未嘗延見戒諭之以厚其意宗室知人主任之之薄則師之不得不輕舒惰尊驕孰敢諷礪之者苦學術如垢病視師道如泥塗故賢者亦恥居是職望以去而文孫武子入則與嬖人妾子嬉出則與

徒奴倖倡語習於浮淫湛於宴娛耳目惟不善之接非所以重世而光國也雖有河間之雄才河間獻王德漢景帝子修禮樂被服儒術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東平之樂善東平憲王蒼光武皇帝子少好經書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顯宗手詔國中傳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唐元軌之長霍王元軌武德六年始王蜀後徙封吳多才藝高祖器之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惟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為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帝由是遇益厚越王敗坐嘗通謀徙黔州檻車載至陳倉薨漂泊而溺矣以明主之

臣廷敬曰愛育之意寓於教誠自是至理名言致任優深情溢於詞表

仁篤於親親之恩差等其戚疎隆以貴爵豐以廩餼雖厚若此徒足其欲而已耳議者考古義而較之于今以謂愛育之道其鈌然也臣願詔大臣選端厲誠潔之士著行能通經術者任以為宗室教導之官而嚴異其禮以待之使宗室漸知尊學重道之問無有倨而不聽者然後橫經聚問指示聖賢之意曰如是謂忠信孝悌仁義禮樂用之必安而終身享其福此可為者也謂不善為之則雖富貴而有危亡之禍此不可為者也授以六

洞曠成敗非由臆斷

藝之趣三綱五常之極與前史所載歷世治亂之體皆俾畧知大指陛下復於朝讌之隙或臨幸而察之或名而勉進之又稍為褒貶之格以最其良以警其惰一愉薄小人與嬉美非禮之具弗得納于其門使之日清月糅性習相長九族愉愉知為善歸正之路則慈祥篤順寛博之風行于王家而上榮祖宗下儀海内矣

秦論

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易乾卦文言氣可上而

形不可上此必然之理也故曰魂魄歸於天骨肉歸於土檀弓延陵季子葬其子曰骨肉歸於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夫無形則無敝有形則有敝雖天不能使之易此言者也是故生而死堯舜之聖禹湯周孔之仁智之所同賁育之力之所不免也至秦始皇既以力併諸侯而以氣懾天下矣舉六國之宮室寫之咸陽之坂以爲其居舉六國之玉帛而輸之函谷以爲其用舉六國之女色鐘鼓納之於阿房以足其欲羣臣莫不稱誦其功德秦皇坐亡國之殿聽亡國

臣乾學曰發端於秦連及隋唐於時似無所借喻而道君靈素之事卒如其言蓋見微之論也

之音趨走遯列亡國之臣心哆意廣自以為萬世莫吾及顧少羽翼而升耳於是車轍馬跡交于海上登之罘浮江湘以望方士之所謂三島者棄其赤子航之於東夷以卜其所謂仙不務事事而跕跕然狂人客死於沙丘跕音喋不得親傳之良嗣遂亡其國自黃帝葬於橋陵下及於三代之盛未嘗有仙之說至漢孝武侈欲極而外道之惑乘其隙而入用方士之言邀神靈而祠鬼物橋陵者存而方士輒曰此葬其衣冠耳又從而信然之

以其女女方士漢武帝既誅李少翁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為樂通侯以衛長公主妻之與方士傳車而宿當是之時天下幾大亂周之末有李耳者為虛無無用之語以高世雖背仁義之教而馳然亦未害為處士避世之小道也使李耳之存於時王者名而禮之不過賜之粟帛杖屨而退之養之一丘而足矣至唐明皇曰李耳吾祖也令存而仙其位高大與天帝並遂推其言以為經而為之祠宇天寶元年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降丹鳳門乃建玄元廟二月辛卯親享玄元皇帝廟其後遂為故事

散滿天下賤禮樂刑政謂之俗務而弗親中國幾為妄史之所有秦漢唐之君皆命世之才也咸以仙敗終其世而不悟可不哀哉古之時王教之害尚尠至後世而其弊百出曰楊墨者曰佛者曰老氏者循環而交來以攻先王之仁義使仁義衰而異教立嗚呼自是以來生民之命揺然無所附矣其禍也始於秦而流於漢昌大於唐至後世而不可破後之人君將復有以仙亡其國者矣

光武亦尚吏治然猶能以王道行之隋文則專尚吏耳[illegible]論深細是前人未見到處

隋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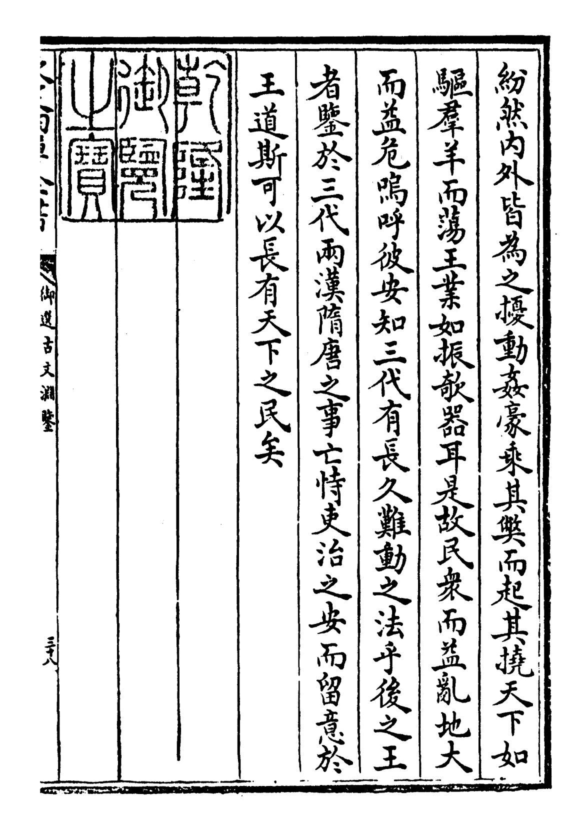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為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自武王至於赧三代長久各數十世安而不變者幾二千年自高祖至於孝平自光武至於獻帝自高祖太宗至於僖昭茲二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於歷世之祚若隋

臣廷敬曰文尚辭則辭勝其理尚質故理勝其辭理勝辭無不勝者經術之文句飩與采

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才三世三十九年而亡（隋文帝在位共二十四年九年始滅陳煬帝在位十三年恭帝二年）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専以吏治而不及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厚薄之效耶夫隋文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勵於為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飧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無游食之人戸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

此常人之所謂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辯敏勤察為能處三王之位而畀畀焉任智數衆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之為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為累而房喬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開皇中天下混一喬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擁神器有之不為子孫立長久計淆置嫡庶相傾閱終當內相誅夷今雖平其亡跬可須也彼惑用王道而常為百世慮國祚之永人可得而近測之哉嘗觀

於三代其為治之旨皆本於仁義禮樂先教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實其始雖若迂遠而其成以至於兵寢刑措暴炙百姓之耳目浸漬涵揉百姓之骨髓其勢蟠大膠固如置方石於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末世中君德既不及於古才亦不至於道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於功用勇於擊斷謂簿書刀筆之間可以為治語之以王道則傾背而竊笑彊者為之及其盛也可自守一有勢隷則怨心


紛然内外皆為之擾動姦豪乘其弊而起其撓天下如驅羣羊而蕩王業如振敝器耳是故民衆而益亂地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王者鑒於三代兩漢隋唐之事亡恃吏治之安而留意於王道斯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四